

## 第七讲：知识的怀疑论：笛卡尔

作者：黄如松

# 目录

- 一、引言
- 二、《第一个沉思》概览
- 三、怀疑性假说
- 四、逐段解说与怀疑论证

## 按语

「预备」一项中所列文献仅供参考。文献顺序代表着阅读顺序，视个人情况，能读到哪就读到哪。在实际课堂中，前一两篇会是必读，应在本讲之前完成。这部分文献不会太多太难，与一门导论课的难易度、阅读量相匹配，且为课堂服务。如今，各大领域的文献已然过载，我的方法是以话题为中心，选择与所要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几篇文献。此外，我尽量让我的写作自成一体，也即，所有内容可以直接通过我的上下文而得到理解。

几点说明：一、我希望的难度级别为「哲学本科」。二、若非特别注明，文中的引文一般都是我自己的（或经我修改的）译文。如遇难以理解的词汇，可查阅原文进行对照。三、我的写作脱胎于我的教学，只能算是「引领式」的，许多地方只是蜻蜓点水。四、我的行文有待完善。若有建议或问题，可邮件联系 ([rusongh@gmail.com](mailto:rusongh@gmail.com))。

## 预备

- I.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一个沉思，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
- II. 英文版可参见：Ariew, R. (Ed.). (2000). *René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Essays and Correspondenc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 III. 「缸中脑」可参见：Putnam, H. (1981).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一、引言

我曾在《第五讲》第二、三节中谈及知识的怀疑论。知识的怀疑论有好多类，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所关心的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怀疑论」。这里的「外部世界」指的是心灵之外的世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身体属于外部世界。如果「关于外部世界的怀疑论」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不仅不知道诸如「我前面有一棵大树」，我们还不知道诸如「我有一个身体」。

笛卡尔不仅是「近代哲学之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如今，我们所使用的「坐标系」，又被称为「卡式坐标 (Cartesian coordinate)」，为笛卡尔所发明。笛卡尔在《第一个沉思》中所提出的「普遍怀疑」、「悬置一切未经审视的信念」，这正是开启哲学思考大门的钥匙。初学者很难不被他的《第一个沉思》所震撼：从此以后，运用自己理性的时代开始了。

在这一讲中，我将会对《第一个沉思》作一次较为细致的解读。我将致力于揭示笛卡尔用来支持他所达到的那些「怀疑性结论」的论证。

## 二、《第一个沉思》概览

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很多事情。有好些事，我们相信它为真，但其实为假。比如，「感冒是因为着凉」、「我们只用了我们大脑的10%」、

「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欧洲人」、「刮胡子会让胡子变硬变粗」、「不打不成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等。笛卡尔认为，我们需要某种方法来系统性地评估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根据这种方法，我们不仅能够指出某些具体的信念是否为真，而且还能够为我们所相信的任何东西提供准绳。

笛卡尔指出，他所追求的是某种「确定无疑（certain and indubitable）」的东西。「确定无疑」这个概念对于笛卡尔非常重要。如果「我知道某件事」，那么「我对于这件事就是确定无疑的」。「无疑（indubitable）」这个词，字面意思即为「不可怀疑的（not doubtable）」。它并不仅指「我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在怀疑」，而且还指「这里到底有没有怀疑的空间或者可能性」。对于笛卡尔，他所需要的是「不存在怀疑的可能性」。

这里顺带提一下，关于信念，我们有可能遇到以下三种说法：

- 1、有些信念是「不可怀疑的（indubitable）」。
- 2、有些信念是「不可错的（infallible）」。
- 3、有些信念是「不可矫正的（incorrigible）」。

这些说法有些关联，但彼此并非同义。对于不可错的信念，指的是它们必定为真或绝对为真。对于不可矫正的信念，指的是它们免于外部修正，例如「我感到疼」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信念本身似乎就保证了它的正确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信念「内在地为真」。我们已经讲到，笛卡尔所关心的信念属于第一种情况：它们不可被怀疑。由于「可不可以被怀疑」这一点必然会连着我们的认识来讲，讲笛卡尔的《第一个沉思》代表着「认识论转向」，并不为过。从本体论（「真不真」）到认识论（「知道不知道」）的过渡，可以算作是一种进步。以前，我们只是单纯地讨论「何物存在」，如今我们先来弄清楚「我们如何知道何物存在」。

对于笛卡尔，「我们到底知道些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在问「我们如何才能找到那些确定无疑的东西？」笛卡尔想到的办法是，先悬置一切信念，对于任何信念，凡误导或欺骗过我们，哪怕只有一次，我们也要毫不犹豫地丢弃它们或弃而不用。如若我们要建造一座知识大厦，作

为地基的那些信念就必须得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就存在坍塌的危险。

谈论知识的怀疑论，我们通常会谈论笛卡尔的《第一个沉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本人并非一个怀疑论者。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总共包含六个沉思。笛卡尔在《第一个沉思》中所达到的怀疑论，其实只是他的初步结论。他在后面的几个沉思中最终确定，我们确实知道许多事情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 三、怀疑性假说

为了更好地讲解笛卡尔的论证，让我们引入一个概念，称之为「怀疑性假说」。所谓「怀疑性假说」，指的是某种可能性情境，在这种情境之中，诸多论断皆为假。「怀疑性假说」有何重要性？假设小明讲，「我前面有棵树。」如果他无法排除掉一些可能性的情况，比如他是因为醉酒出现了幻觉，其实他的前面根本就没有一棵树，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小明知道他的前面有棵树。」也就是说，为了能够讲「知道某事如此这般」，我们就应该能够排除掉那些相关的怀疑性假说。为论述方便，我们可以将这一点总结成一条原则，表示如下：

**【排除怀疑性假说】**通常而言，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如此这般，那么她必定能够排除掉与她所知道的事情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她所知道的事情为假。

我后面会讲到，「排除怀疑性假说」这个原则将会出现在笛卡尔的各种怀疑论论证之中。为了支持这个原则，我再举两例。例一、假设小明远远地看到了一个人，并认为那个人是小红，如果他无法排除掉以下可

能性：那个人其实并不是小红，只不过与小红长得很像罢了（比如，其实是小红的双胞胎妹妹小紫），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小明知道那个人是小红」。

例二、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主人公就叫楚门。他从一出生就被安排住进了一个为他量身打造的世界里。他所居住的城镇是专门为他设计的。他周围的所有人都是演员。他的生活被录制成电影节目，播放给真实世界里的人们观看。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楚门一点儿都不知道。他被完全地蒙在了鼓里。在「怀疑性假说：楚门的世界」这种情况下，楚门所相信的大部分东西其实都是假的。

让我们回到笛卡尔的《第一个沉思》。其中，笛卡尔讲了三类怀疑性假说：

- 1、错觉（段三与段四）
- 2、梦（段五）
- 3、上帝、失误与恶魔（段九、段十与段十二）

我们将会看到，由「1」到「3」，怀疑性假说所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当然，仅仅陈述这些怀疑性假说还不足以构成论证（关于论证，参见《第三讲》）。作为一个论证，我们需要有前提与结论。那么，笛卡尔的论证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将逐段解说。

## 四、逐段解说与怀疑论证

笛卡尔的《第一个沉思》并不长，为阅读之方便，我将会逐段引用，并适时作出一些说明。我将归纳出七个怀疑论证。这些怀疑论证会是我们思考的重点。对于每个怀疑论证，它们其实还有更为简便的表示方式。我在本讲的表示方式只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以及笛卡尔所使用的原则。

### 【段一与段二】目标与基础论

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做真实的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

【...】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没有必要去证明这些旧见解都是错误的，因为那样一来，我也许就永远达不到目的。不过，理性告诉我说，和我认为显然是错误的东西一样，对于那些不是完全确定无疑的东西也应该不要轻易相信，因此只要我在那些东西里找到哪怕是一点点可疑的东西就足以使我把它们全部都抛弃掉。这样一来，就不需要我把它们拿来一个个地检查了，因为那将会是一件没完没了的工作。可是，拆掉基础就必然引起大厦的其余部分随之而倒塌，所以我首先将从我的全部旧见解所根据的那些原则下手。

笛卡尔的目标是要对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作一个彻底的清算。「坚定可靠、经久不变」貌似确实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某种确定性。我们希望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必定为真，这里容不下半点含糊。

怎么办？一个个检查显然不现实，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太多了，怎么检查得完？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原则。首先，放弃某些见解，我们不必非得证明它们必定是错误的。凡我们不太确定，我们就不应当相信它们。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应当相信它们的反面。毋宁说，我们不应当相信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我们要悬置判断。其次，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所相信的那些最为基本的东西的正确性。笛卡尔使用了「大厦」这个比喻。如果地基不牢，坍塌就无可避免。我们可以设想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有一个层级结构，有些信念是建立在其它信念之上的。也就是说，有些信念更为基本。如果这些更为基本的信念是错误的，那么建立在它们之上的信念当然也会是错误的。

### 【段三与段四】简单的感官错觉

直到现在，凡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我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不过，我有时觉得这些感官是骗人的；为了小心谨慎起见，对于一经骗过我们的东西就决不完全加以信任。

可是，虽然感官有时在不明显和离得很远的东西上骗过我们，但是也许有很多别的东西，虽然我们通过感官认识它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它们：比如我在这里，坐在炉火旁边，穿着室内长袍，两只手上拿着这张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怎么能否认这两只手和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呢，除非也许是我和那些疯子相比？【…】

我们所知道的很多东西，当然有赖于我们的感官感觉。换句话讲，我们的感官感觉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来源。例如，「我知道我前面有一棵树。」「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

不过，有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是一回事，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我们的感官错觉有很多，比如，穆勒-莱耶错觉 (The Müller-Lyer illusion)。两段带相反箭头的线段，尽管长度一样，在我们看来却不一样。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讲「这两条线段不等，因为它们看起来不等」，那么就是错误的。「知道这两条线段不等」需要排除掉类似穆勒-莱耶错觉的情况。我们可以构造如下怀疑论：

#### 怀疑论之一：穆勒-莱耶错觉

- 1、通常而言，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如此这般，那么她必定能够排除掉与她所知道的事情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她所知道的事情为假。【排除怀疑性假说】
- 2、如果小明知道「线段一与线段二长度不等」，那么他必定能够排除掉与「线段一与线段二长度不等」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线段一与线段二长度不等」为假。【根据「1」】
- 3、「穆勒-莱耶错觉」就是这样一种怀疑性假说。在「穆勒-莱耶错觉」这种情况下，「线段一与线段二长度不等」为假。【怀疑性假说：穆勒-莱耶错觉】
- 4、如果小明知道「线段一与线段二长度不等」，那么他必定能够排除掉「穆勒-莱耶错觉」这种情况。【根据「2」与「3」】
- 5、小明无法排除掉「穆勒-莱耶错觉」这种情况。【预设】
- 6、因此，小明不知道「线段一与线段二长度不等」。【根据「4」与「5」】

对于简单的感官错觉，我在上一节还举过一个「小明知道那个人是小红」的例子。现在，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论证完整地表示如下：

### 怀疑论证之二：双胞胎妹妹小紫

- 1、通常而言，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如此这般，那么她必定能够排除掉与她所知道的事情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她所知道的事情为假。【排除怀疑性假说】
- 2、如果小明知道「前方那个人是小红」，那么他必定能够排除掉与「前方那个人是小红」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前方那个人是小红」为假。【根据「1」】
- 3、「双胞胎妹妹小紫」就是这样一种怀疑性假说。在「双胞胎妹妹小紫」这种情况下，「前方那个人是小红」为假。【怀疑性假说：双胞胎妹妹小紫】
- 4、如果小明知道「前方那个人是小红」，那么他必定能够排除掉「双胞胎妹妹小紫」这种情况。【根据「2」与「3」】
- 5、小明无法排除掉「双胞胎妹妹小紫」这种情况。【预设】
- 6、因此，小明不知道「前方那个人是小红」。【根据「4」与「5」】

当然，对于「怀疑论证之一」与「怀疑论证之二」，有人可能会讲，我们所预设的前提「5」有可能为假。也许，小明可以排除掉「穆勒-莱耶错觉」或「双胞胎妹妹小紫」这些情况。笛卡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讲，「也许有很多别的东西，虽然我们通过感官认识它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它们。」他还举了「我知道我有两只手」这个例子。那么，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两只手吗？

### 【段五】梦

虽然如此，我在这里必须考虑到我是人，因而我有睡觉和在梦里出现跟疯子们醒着的时候所做的一模一样、有时甚至更加荒唐的事情的习惯。有多少次我夜里梦见我在这个地方，穿着衣服，在炉火旁边，虽然我是一丝不挂地躺在我的被窝里！【…】但是，仔细想想，我就想起来我时常在睡梦中受过这样的一些假象的欺骗。想到这里，我就明显地看到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标记，也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从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来，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吃惊到几乎能够让我相信我现在是在睡觉的程度。

「段五」是《第一个沉思》中最为出名的篇章之一。我们可称之为「梦之论证」。与此相关的电影也有好多，比如《黑客帝国》与《盗梦空间》。「怀疑论证之一」与「怀疑论证之二」所怀疑的东西或许还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从「梦之论证」（「怀疑论证之三」）开始，情况就越变越糟，走向失控。如果「梦之论证」成立，我们就得否认诸如「我知道我有两只手」、「我知道我穿着衣服」、「我知道我坐在炉火旁」等等。借由「怀疑性假说：梦」，我们可以将「梦之论证」陈述如下：

#### 怀疑论证之三：梦之论证

- 1、通常而言，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如此这般，那么她必定能够排除掉与她所知道的事情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她所知道的事情为假。【排除怀疑性假说】
- 2、如果我知道「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那么我必定

能够排除掉与「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为假。【根据「1」】

3、「梦」就是这样一种怀疑性假说。在「梦」这种情况下，「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为假。【怀疑性假说：梦】

4、如果我知道「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那么我必定能够排除掉「梦」这种情况。【根据「2」与「3」】

5、我无法排除掉「梦」这种情况。【预设】

6、因此，我不知道「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根据「4」与「5」】

关于「3」，所谓「怀疑性假说：梦」指的就是我也许是在做梦。我有可能并没有真的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我只是在做梦。既然我只是在做梦，那么「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就是假的。

关于「5」，我无法排除掉我其实只是在做梦这种情况。这里需要进一步的理由。而笛卡尔在「段五」中已经给出了关键理由。笛卡尔讲到，我们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标记，也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来区分它们。

如果我们接受「梦之论证」的「1-5」，由于它是个有效论证，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它的结论。

在此，让我插入另一个论证，有关普特南 (Hilary Putnam) 的「缸中脑 (Brains in a Vat)」思想实验。想象一个疯狂的科学家将我们的大脑取出，放入一个装有营养液的缸中，并连接到超级计算机。这台计算机能模拟所有的感官输入，使我们产生和真实世界完全一样的体验：

我们以为自己正在阅读这段文字，但实际上只是计算机在刺激我们的神经；我们以为自己有手有脚，但实际上我们只是一个个漂浮在

缸中的大脑；我们的一切记忆、感知、甚至「外部世界」，都可能是计算机模拟的幻觉。

借由「怀疑性假说：缸中脑」，我们可以构造出如下怀疑论证：

#### 怀疑论证之四：缸中脑

- 1、通常而言，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如此这般，那么她必定能够排除掉与她所知道的事情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她所知道的事情为假。【排除怀疑性假说】
- 2、如果我知道「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那么我必定能够排除掉与「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为假。【根据「1」】
- 3、「缸中脑」就是这样一种怀疑性假说。在「缸中脑」这种情况下，「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为假。【怀疑性假说：缸中脑】
- 4、如果我知道「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那么我必定能够排除掉「缸中脑」这种情况。【根据「2」与「3」】
- 5、我无法排除掉「缸中脑」这种情况。【预设】
- 6、因此，我不知道「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根据「4」与「5」】

为了能够讲诸如「我知道我正在电脑前打字写这《第七讲》」，「怀疑性假说：缸中脑」与「怀疑性假说：梦」类似，都是我们必须排除掉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能够知道「我现在并没有在做梦」或者「我并不是一个漂浮在缸中的大脑」。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它们吗？！

### 【段六至段八】一般对象与确定性

那么让我们现在就假定我们是睡着了，【…】尽管如此，至少必须承认出现在我们的梦里的那些东西就像图书一样，它们只有摹仿某种真实的东西才能做成，因此，至少那些一般的东西，比如眼睛、脑袋、手，以及身体的其余部分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真的、存在的东西。因为，老实说，当画家们用最大的技巧，奇形怪状地画出人鱼和人羊的时候，他们也究竟不能给它们加上完全新奇的形状和性质，他们不过是把不同动物的肢体掺杂拼凑起来；或者就算他们的想像力达到了相当荒诞的程度，足以捏造出来什么新奇的东西，新奇到使我们连类似的东西都没有看见过，从而他们的作品给我们表现出一种纯粹出于虚构和绝对不真实的东西来，不过至少构成这种东西的颜色总应该是真实的吧。

同样道理，【…】总得承认有更简单、更一般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

【…】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由于他们所对待的都不过是一些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不大考虑这些东西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因而却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因为，不管我醒着还是睡着，二和三加在一起总是形成五的数目，正方形总不会有四个以上的边；像这样明显的一些真理，看来不会让人怀疑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可靠的可能。

我们继续分析「段六至段八」。这几段或许是《第一个沉思》里最为难懂的篇章。笛卡尔想表达的意思倒还算清楚。我们有可能会梦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必定由另一些更为简单的东西所构

成。尽管前者并不存在，但是后者仍然存在。比如，我有可能梦到天下起了面条与烤翅，突然之间，我就长出了巨大的翅膀，直冲云霄。像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为真，但是构成这个梦境的各成分却是稀松平常的。也就是说，尽管由于我们是在做梦，我们以为是真实的事情其实为假，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梦里的所有事情皆为假。笛卡尔认为，那些关于「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也即「一般对象」的论断，仍然为真，比如「玫瑰是红色的」，「二加三等于五」，「正方形有四条边」等等。

也许，笛卡尔想要说明，我们的梦无一不由一些更为简单的东西所构成，这些一般对象仍然与现实相符，我们不可能弄错。之前的「梦之论证」确实排除掉了一些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事情，但是它还不足以排除我们对于一般对象的知识。接下来，笛卡尔就要引入更为颠覆性的怀疑性假说来排除它们。

### 【段九】全能上帝

虽然如此，自从很久以来我心里就有某一种想法：有一个上帝，他是全能的，就是由他把我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创造和产生出来的。可是，谁能向我保证这个上帝没有这样做过，即本来就没有地，没有天，没有带有广延性的物体，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地点，而我却偏偏具有这一切东西的感觉，并且所有这些都无非是像我所看见的那个样子存在着的？还有，和我有时断定别的人们甚至在他们以为知道得最准确的事情上弄错一样，也可能是上帝有意让我每次在二加三上，或者在数一个正方形的边上，或者在判断什么更容易的东西（如果人们可以想出来比这更容易的东西的话）上弄错。

【...】

笛卡尔在「段九」引入了「怀疑性假说：上帝」。其基本想法如下：假如存在上帝，我们为上帝所造，既然上帝是全能的，那么他当然可以把我们造得很差劲。这里不是说上帝必然会把我们造得很差劲，而只不过是种可能性。借由「怀疑性假说：上帝」，我们可以构造如下论证：

#### 怀疑论证之五：上帝

- 1、通常而言，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如此这般，那么她必定能够排除掉与她所知道的事情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她所知道的事情为假。【排除怀疑性假说】
- 2、如果我知道「二加三等于五」，那么我必定能够排除掉与「二加三等于五」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二加三等于五」为假。【根据「1」】
- 3、「上帝」就是这样一种怀疑性假说。在「上帝」这种情况下，「二加三等于五」为假。【怀疑性假说：上帝】
- 4、如果我知道「二加三等于五」，那么我必定能够排除掉「上帝」这种情况。【根据「2」与「3」】
- 5、我无法排除掉「上帝」这种情况。【预设】
- 6、因此，我不知道「二加三等于五」。【根据「4」与「5」】

对于「3」，我们预设了一位不怀好意的上帝。不过，我们别忘了，上帝不仅全能，而且全善。因此，也许「不怀好意的上帝」终究是不可能的（「无稽之谈」）。

### 【段十】偶然、失误与犯错

【…】不过我们目前还不要去反对他们，还要站在他们的方面去假定在这里所说的凡是关于一个上帝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无论他们把我所具有的状况和存在做怎样的假定，他们把这归之于某种命运或宿命也罢，或者归之于偶然也罢，或者把这当作事物的一种连续和结合也罢，既然失误和弄错是一种不完满，那么肯定的是，他们给我的来源所指定的作者越是无能，我就越可能是不完满以致我总是弄错。【…】

也许，毕竟不存在那样的上帝。但是，假如我们的存在是偶然的，我们也免不了会犯错，那么像「二加三等于五」这样的论断也有可能源于某种偶然，并且有可能是错误的。借由「怀疑性假说：失误」，我们可以构造如下论证：

#### 怀疑论证之六：失误

- 1、通常而言，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如此这般，那么她必定能够排除掉与她所知道的事情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她所知道的事情为假。【排除怀疑性假说】
- 2、如果我知道「二加三等于五」，那么我必定能够排除掉与「二加三等于五」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二加三等于五」为假。【根据「1」】
- 3、「失误」就是这样一种怀疑性假说。在「失误」这种情况下，「二加三等于五」为假。【怀疑性假说：上帝】
- 4、如果我知道「二加三等于五」，那么我必定能够排除掉「失误」这种情况。【根据「2」与「3」】
- 5、我无法排除掉「失误」这种情况。【预设】

## 6、因此，我不知道「二加三等于五」。【根据「4」与「5」】

对于「5」，笛卡尔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失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只要它是可能的，我们就没能排除掉它。只要我们无法保证能够排除掉它，根据以上论证，我们就不能说我们知道「二加三等于五」。

### 【段十二】最糟糕的情形

因此我要假定有某一个恶魔，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他是至上的真理源泉），这个恶魔的狡诈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本领的强大，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我要认为天、空气、地、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来就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肉，没有血，什么感官都没有，而却错误地相信我有这些东西。我要坚决地保持这种想法；如果用这个办法我还认识不了什么真理，那么至少我有能力不去下判断。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要小心从事，不去相信任何错误的东西，并且使我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去对付这个大骗子的一切狡诈手段，让他永远没有可能强加给我任何东西，不管他多么强大，多么狡诈。【…】

也许，「怀疑性假说：上帝」与「怀疑性假说：失误」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种可能性罢了。但是，它们与笛卡尔的目的相称。我们在第二节讲到，笛卡尔所追求的是「确定无疑」的东西。作为知识大厦之基石，它们容不得有半点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的论断，我们最好悬置判断。在《第一个沉思》的最后一段，笛卡尔推出了著名的「怀疑性假说：恶魔」，为知识的怀疑论画上了句点。

## 怀疑论证之七：恶魔

- 1、通常而言，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如此这般，那么她必定能够排除掉与她所知道的事情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她所知道的事情为假。【排除怀疑性假说】
- 2、如果我知道「…」（请随便填写），那么我必定能够排除掉与「…」相关的那些怀疑性假说。根据那些怀疑性假说，「…」为假。【根据「1」】
- 3、「恶魔」就是这样一种怀疑性假说。在「恶魔」这种情况下，「…」为假。【怀疑性假说：上帝】
- 4、如果我知道「…」，那么我必定能够排除掉「恶魔」这种情况。【根据「2」与「3」】
- 5、我无法排除掉「恶魔」这种情况。【预设】
- 6、因此，我不知道「…」。【根据「4」与「5」】

对于「3」，所谓的「恶魔」，是种以欺骗为生的存在，它拥有上帝般的能力，却并非善类。如果还存在一些「怀疑论证之三：梦之论证」所无法排除的知识，那么就由「怀疑论证之七：恶魔」来处理吧。

# # END # #